



海风书林

海慧
著



伴游夫人

banyou furen

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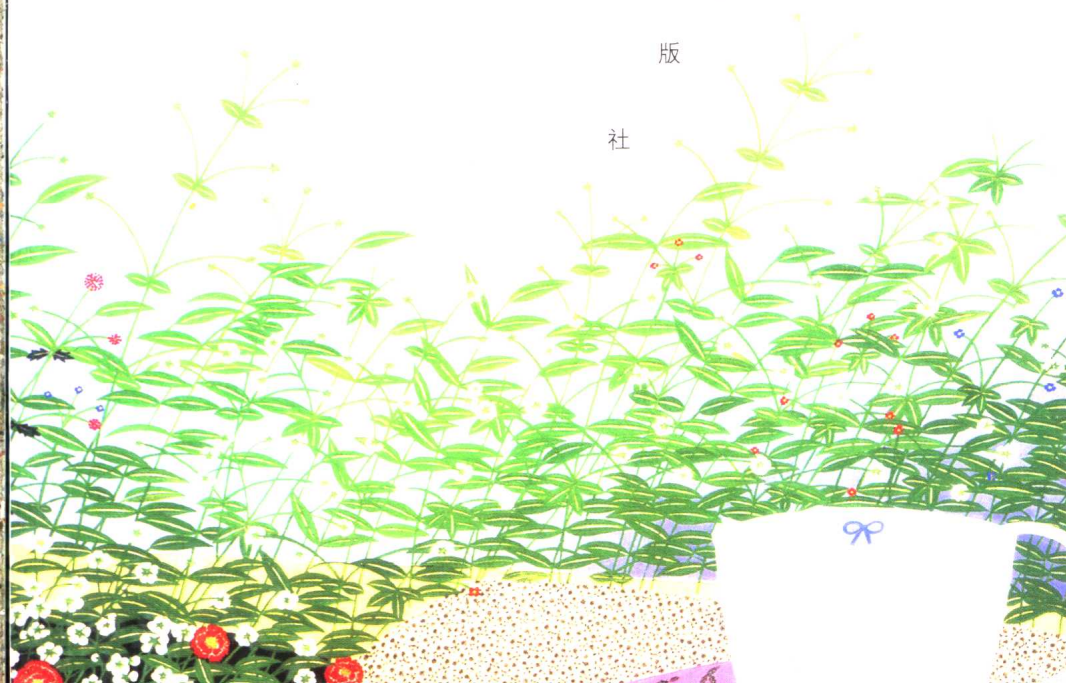
文

化

出

版

社





伴游夫人

banyou furen

4A5 75/06



海慧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伴游夫人/海慧 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1

ISBN 7-80646-566-9

I. 伴…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1498 号

责任编辑:王存礼

装帧设计:周艳梅

伴游夫人

海 慧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167,000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100 册

ISBN 7-80646-566-9/I·434

定价:16.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5129121

内 容 提 要

天生丽质、颇富艺术素养,却被海外大款包养,沦为“金丝鸟”的高少韵,为了打发大款不在时的寂寞、无聊的时光,雇用了有着高学历、稳重正派的魏伊宁作为伴游。两人一个由于畸型的地位和生活造成了扭曲的心理和乖张的性格,一个虽受雇于人却有着极强的自尊心,因而摩擦冲突不断,同时也在摩擦冲突中增强了理解和同情。高少韵长期沉醉于虚幻的爱情中,直至被迫堕胎,魏伊宁才让她彻底醒悟:大款需要的只是她的美貌和肉体。幻想破灭后的高少韵,再也没有了小鸟依人般的可爱,大款又移情于魏伊宁,虽被魏拒绝,但仍为高少韵所不容,魏的伴游生涯终于结束。

小说的视角独特,刻划细腻,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金丝鸟”的可怜、可悲和物质上富有却精神上痛苦的内心世界。

序

叶 辛

云如玉是上海一家公司的文案，又是一个美丽的少妇，她的丈夫严力尊，在经商交往中迷上了一个性感的K姐佟玲玲；云如玉出于妒忌，也出于报复心理，对生意上的合作伙伴童染以身相许，却又没有欢乐可言。

云如玉的女伴，娇小可人的何美然，新婚之夜才发现丈夫牛道义既丑陋又低俗，还是个性无能，于是离家出走，实行报复。恼羞成怒的牛道义便对何美然实施精神和肉体上的虐待，何美然破罐子破摔，傍上了一位上了年纪的海外华人富商章则天，于是两人过着一种畸形的家庭生活。

两对夫妇情感生活的悲喜剧，演绎出一幕幕当代上海生活的画面。纷繁的人际关系，交织的感情纠葛，展示出都市生活中光怪陆离的一面。

这就是海慧(曾用名凌寒)第一本长篇小说《红唇游戏》的内容。

一年多以后，凌寒又推出了她的第二本书：《一个人跳舞》。小说的主角叫青园，这又是一个年轻女子在大都市里迷失的故事。

青园想当一个循规蹈矩的职业女性，可是不行，她在朋友中吃不开，在上司眼里是个“讨人嫌”。最令她受不了的，是男朋友也把她甩了。痛苦的失恋终使她“大彻大悟”，她看透了人生，她要体现自己的价值，“一个人跳舞”了。她利用了自己

的美貌，很快挤垮了身边的一个个竞争者，但她也堕落了，成了一个妓女。可是她没有得到快乐，她撞上了同性恋，遭遇了抢劫，她渴望着真正的爱情。在这当儿，她认识了一个相貌丑陋，家境殷实的干部子弟程也生，欲擒故纵最后嫁给了他。她蛮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太太平平的日子，却不料婆家规矩甚严，程也生并不是个理想的丈夫，更要命的是，她曾经堕落隐瞒的历史被捅穿了，她感觉到度日如年般的难熬。她还试图追求新的爱情，又一次碰了壁……“一个人跳舞”，总有跳累跳乏的时候。她的未来会是怎么样呢？

这本书出版一年，上海的《新民晚报》又在连载海慧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大王莲》了：英俊潇洒的陈名同时爱上了两个姑娘，清纯的向媛和美貌的林婉聪。经过一段时间的周旋，他选择了林婉聪，和她结成夫妇。可是蜜月过后，他与向媛仍藕断丝连，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自觉受骗的向媛受了很大的刺激，决心要对这两个人施行报复。她成了陈名的情人，使陈名迷醉，让他成为一个歌里唱的“不回家的人”。她还不断地往林婉聪那里打去神秘的电话，骚扰他们，以此发泄心中的忿恨，拆散他们的婚姻。她满以为在报复的过程中能得到解脱和欢乐，哪知在使他们痛苦的同时，她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最终只得远走他国。

《大王莲》出版单行本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勤奋的海慧又写出了她的第四本书《伴游夫人》，这同样是一本反映都市男女情感生活的长篇小说，和前三本不同的是，海慧敏锐地抓住了大都市生活中一个崭新的题材领域：陪伴都市里时有所见的“金丝雀”。都说“金丝雀”包二奶们的精神生活空虚平乏，都说“金丝雀”在孤寂难耐的时候又会另找情人。海慧却

寻找了一个另外的角度，描写一位聪慧的女性魏伊宁，去陪伴一个浅薄的“金丝雀”高少韵，魏伊宁的容貌，风度气质，逐渐地征服了男主人裴克，于是在这一组三角人物关系中，演绎了一场情感波动的心理剧。预感到威胁的高少韵辞退了魏伊宁。魏伊宁感慨万千地步出了怪圈一般的生活……

从对以上四部小说的简述中，看得出海慧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出发，反观着当代人的生存环境，她的小说刻画得细致入微，笔触探进男女主人翁的心灵世界，描绘得入木三分，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发展中，引发读者的思考。

在一连读了她四本书之后，也使人觉得，她的小说还需要发展和突破。无论哪种环境中的青年男女，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而社会是在流变中的。在时代流变的社会舞台上，看不见的历史的巨手在影响和改变着人物的命运。愿海慧的新作能将自己笔下的人物，置于更为广阔的画面去展现，那一定还会扎实和动人得多。

是为序。



这是秋天某个星期日的萧瑟的黄昏，残阳如血。我似乎已经在这一天里把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里的招聘广告都看遍了，结果却依然是零，我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我从来不知道金钱对于一个人来说竟然是这样的重要，在上海这个大都市，每迈一步都意味着要花钱。而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尝到过贫穷的滋味。

但当儿子被送进贵族化幼儿园起，生活仿佛被倒了个个儿，一切都变得混乱一团。丈夫原本是我的大学同学，两年前下海自己开起了公司，生意一直很红火。但就在近两个月来，他的生意突然之间就惨淡下来，连连亏损，面临着倒闭的危险。祸不单行，我因为无意中得罪了公司的领导，被炒了鱿鱼。儿子的赞助费已经交了，我们已不可能再转园。而每个月大笔的支出只有靠去银行提取过去的存款来维持。我若不找个五千元以上的工资的工作来做，我们就将坐吃山空。但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都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我变得食不甘味，寝不安席。

这条街上空无一人，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疲惫不堪地挪动

着沉重的脚步，此时我感到自己的生活就像夕阳一样，在无可奈何地走着下坡路。两个月来生活的颠覆已全盘改变了我美好的人生。一想到今天又是空手而回，又要面对丈夫那失望和埋怨的目光时，一种恐怖感立时就从头顶直透脚后跟。

风吹透了我的白纱长裙，一直吹到我的皮肉。虽然我知道这个季节不是穿这种衣服的时节，但我穿这套衣服是最好看的。为了面试，我找不出更合适的衣服。太阳落山了，这套衣服就显得太冷了。可是我依然不想回家，因为我觉得家里比外面更要冷。

一户底层人家的窗台上种着几盆菊花，傍着暮色，娇黄的颜色就更添一份艳丽。我痴痴地看着它们，然后把嘴唇贴近一朵朵的花，移动着，吞噬着甘美的花香。突然，我在绝望中幻想着来生还不如做一朵菊花的好，做人实在是太苦了，不是心的艰难就是身的疲惫。像菊花那样扎根在泥土中，生存的时候永远是美丽而辉煌的，即使生命短暂，但活着的时候是一种享受，这就足够了。

一些模糊的、尚未完成的意向，如醉酒一般，汇成一股不可遏止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旋风，在我的心里蠕动、碰撞、冲突，它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去死，去自杀，逃开丈夫因为心情烦闷而越来越暴戾的个性，逃开生活的艰辛和对未来的迷惘。

一想到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连日来奔波的痛苦突然变得十分渺小了，一阵莫名其妙的恐惧的战栗如万根冰针扎遍我的全身。我猛地向后打了个趔趄，差点儿跌倒，像是被一种可怕的推力给抛了出去。而那推力，就来自我的心灵。我怎么能想到死呢？我还有儿子啊，我死了，他怎么办呢？

从一个念头分化出了成千上万个念头，每个念头都十分强大，而所有的念头都相互敌对。这些念头疯舞着，旋转着，令我痛苦不堪。最后一个念头蹦了出来：活着，做一个强者。

我的两颊开始淌下亮晶晶的泪水。

我继续在黄昏的血色中踉跄而行，感到自己不过是这个忧郁的黄昏大地上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西下的太阳，在我此时看来，好像是天上一大块红肿的伤口。

“魏伊宁！”

我突然听见一个似曾相识的沙哑的女声在叫我的名字，定睛一看，竟然是高中同学雷溪溪，十多年未见，她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双颊下陷，惟有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还一点未变。

“世界真小，雷溪溪，真没想到我们还能邂逅。”我有气无力地说。虚弱和淡漠控制了我，我连一点点好奇心也没有了。

“这恐怕就是我们的缘分了。”雷溪溪看着我，眼睛慢慢闪出异样的光芒，“你怎么还是那个样子，一点都不老？还是那么漂亮，走在大街上照样能迷倒一批男士。而且，不但不老，你的风度也越发优雅了。伊宁，你真绝了。”

“那有什么用？漂亮又不能当饭吃。”雷溪溪的赞美并没有让我兴奋起来，痛苦依然爬在我的心头。

看见我哀叹连连，愁眉苦脸，雷溪溪的眼里放射出兴奋之光：“难道你的美貌没有给你带来财富吗，你没有嫁个有钱的老公？”

我把雷溪溪的这种兴奋理解成为幸灾乐祸，这令我十分恼火，我说了句：“我该回家了。”就想走人。

雷溪溪拉住我，热情高涨地说：“是回去给老公煮饭吃吧？”

作为女人,的确要把老公服侍得好好的,才能拴住他的心。不过一个会赚钱的妻子可比一个贤妻良母更要讨男人的喜欢,男人就是这样现实,可能是在这个竞争的社会中,男人的压力太大了,所以想让老婆分担一点吧。这也情有可原。”

听见雷溪溪说出这番富有另类色彩的至理名言来,我非但消除了刚才的误会,还对她刮目相看起来。在学校里,她的哪门功课都比不上我,但十多年后,她对社会对男人的理解,却远远超过了我。她的这番话说进了我的心里,好像是专门为我目前的处境而准备的。

“实不相瞒,我已经找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工作了,却总是与高薪无缘。我在家赋闲了一段时间,待到要重出江湖时,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真可谓是人才济济了。”

“怪不得,我刚才看见你的时候,在你身上,几乎看不到生命力的跃动,有的不过是沮丧、失望而已。”

我被她说得笑了起来,但也只是苦笑而已。

“魏伊宁,给你老公打个电话吧,别回去吃饭了。我们老同学见面,分外难得。我做东,请你吃晚饭。”

雷溪溪豪爽得就像一个江湖女侠,但我却犹豫了。丈夫如果知道我又没找到工作,却混在外面吃饭,他一定会很不高兴的。我发现我已经变得很怕他了,过去的亲密无间已成往事。金钱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可以让牢不可破的感情都变质。

仿佛是看穿了我的心理,雷溪溪催促道:“打吧,就说有人在替你介绍一份工钱很高的事情做呢。”

我突然感到好像有一只敏捷的手一下子把我剥了个精光,把我们夫妻间思想的隐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我面红

耳赤。听了这句好像看透我们夫妻关系的直率的话，我就好像一个受了伤的动物似的，浑身不安起来：“骗他总不好吧。”

“不是骗他，我是说真的。”雷溪溪神秘地朝我眨了眨眼睛，“走，一起去喝两杯。”

听了她的话，我感到希望之光在心头燃烧，如果雷溪溪真能给我介绍一份高薪的工作，那今天的偶遇就是上天的安排了。

我们来到一处大排档，点了几个炒菜和几瓶啤酒。雷溪溪端起酒杯，像喝柠檬水似的一饮而尽，而且面不改色。我被她放浪不羁的样子吓着了，但一方面内心里又充满了无以言喻的欢乐，我那被生活的苦难压抑了太久的心灵在今朝获得了解放，哪怕这种解放只是一顿晚饭的工夫，我也已经感到满足了。

我注视着雷溪溪，她那一头杂乱不驯的短发被染成了黄色，那是一种小麦成熟了时的黄色，散发着野性和自由的气息。

雷溪溪飞快地、直直地与我的眼睛对视了一眼，然后下唇抽动了一下，像是想笑，但最终没笑。

“魏伊宁，你在高中时可是班级里的才女，后来听说又考上了重点大学，念了中文系。那我考考你，你看见我这个样子，能联想起什么？最好说得有水平点，有点感染力。”

“哦！”我调侃道，“我的水平可不是随便卖弄的，说得好有奖品吗？”

“当然有了，”雷溪溪重重地放下杯子，一派豪爽气概，“给你介绍高薪的工作呗。”

我庆幸在家当太太的这几年里，从来没有放弃过看书，才

不至于让脑袋生锈。我估计雷溪溪要给我介绍的工作会和文学有关。说不定是编辑也有可能呢,这可是我一直向往的工作啊。我马上觉得精神抖擞起来,希冀之光在前方闪烁。

“你渴望燃烧,像神话中的黄色罗马蜡烛那样燃烧;渴望爆炸,像行星撞击那样在爆炸中发出蓝色的光,令人惊叹不已。”

“绝了,绝了。”雷溪溪目瞪口呆地说,“看来这下只有你来选择高薪,而不是高薪来选择你了。”

雷溪溪对我的高度评价以及她所说的高薪工作的诱惑,使我觉得自己被一只有力的手从绝望的路上拉了回来,重新燃起了希望。我终于放下矜持的架子,迫不及待地问:“你说到现在的那个高薪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做伴游。”

“伴游,什么是伴游?是不是就是导游?”原来不是编辑,我已经开始失望了。

“也难怪你不知道,这种职业是少之又少的。”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职业呢,难吗?”我突然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对一种全新的职业,我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

“伴游就是陪着大款的二奶说说话,玩玩什么的。工资很高的,做得好,小费更不在话下。”

在雷溪溪说这些话的同时,我已经感觉得到,在我的心里,已不单单是失望那么简单了,那不祥而又执拗、简短而又顽固的“不”字,已经开始弥漫、扩散。我骨子里的那股清高在这个时候跃了出来,这样的钱,不赚也罢,这似乎比我自己当二奶还要下贱。吃了雷溪溪的这顿晚饭,我注定还是要在无尽的奔波中延续着生命,而结果依然是个未知数。

看见我的眉宇间流露出失望的阴影，雷溪溪放下筷子，神采飞扬唾沫四溅地开导道：“大学毕业生做这种工作确实有些不甘，但我给你介绍的这一家，不是大学生还不要呢。伊宁，时代在变，人的价值观也在变。我认识一个大款，他专门雇了两个女大学生来给他摇摇扇子，聊聊天，每个月就给两千块钱。只要有钱赚，就要把握好机会，管它是用什么方式方法，何况伴游也没怎么见不得人啊。你不告诉别人，别人就不会知道。”

“可我老公总会知道的。”我冲口而出。

“你老公！”雷溪溪哈哈大笑起来，“他知道你每个月能赚这么多钱，高兴还来不及呢，一准把你捧到天上去。伊宁，没想到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清纯，到现在连男人的心思都看不透。对男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金钱更重要的了。我认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男人，成天逼着老婆去赚钱，老婆被逼无奈，在找不到高薪的工作的情况下，去做了妓女。丈夫明明知道，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泪水浮上了我的眼睛，也许雷溪溪的分析是对的，我再度对生活失去信心。天已经很暗了，我掉转头不让雷溪溪看见我的眼泪。黑暗的天穹中，出现一颗小星星，孤孤单单的。那颗孤星发出的死寂的蓝光从天外极高处到达我这里，以它那毫无生命的光线给这九月底的黑夜带来寒意。

“我给你介绍的那个二奶十分漂亮，堪称举世无双，而且聪明至极。”雷溪溪继续说道，“她对伴游的要求非常高，到目前为止大概有上百个人给她面试过了，她只看上了两三个，而那两三个也十分短命，最长不超过一个月。现在她已经把工资提到了一万元，就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了。”

“真是闻所未闻。”我说着，一种强烈的、甚至是无法忍受的恐惧，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了，“你说的这家的伴游，具体是怎么个做法？”

“很简单，和二奶住在一起，陪她谈谈，玩玩就可以了。如果大款回上海小住几天了，你就回家，等他走后，你再回去。”

“这可真耻辱，还不如让我自己做二奶算了。”

雷溪溪开怀大笑起来：“你不是这种人，不然我倒真可以给你介绍。”

我喝了一大口啤酒：“你怎么会认识他们的？”

“通过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结识这个亿万富翁，然后他托我找伴游。其实今天我在路上碰见你，是你的运气，你时来运转了。”

听了她的话，我的脸有点红，眼神阴沉，一声不吭。

“你怎么不说话了？”雷溪溪追问一句。

“他们有什么条件？”我开口道。

“首先要有文化，然后是文雅，最后是漂亮，其他的嘛，就看感觉了。”

“为什么要漂亮，难道那个二奶不怕引狼入室，抢了她的位子吗？”

“漂亮的人当然比丑人要赏心悦目喽。至于引狼入室，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再漂亮的女人也无法与她相提并论，到时候你看见她后就知道了。”

我突然有些感伤，我想到了十多年前，和雷溪溪的同窗生涯，那时的我们是多么无忧无虑，虽然也有不愉快和摩擦，但那都是少女式的，脸上总是泛着红光。如今斗转星移，时光流逝，什么都变了。我不知道在这十多年里雷溪溪遭遇过什么，

但我看见原本丰润的她现在瘦得就像夏天的影子，再加上她先前说的对社会和对男人的理解，我可以想象这十多年她是怎么过来的。我虽然比她幸运，但幸运也不是长久的，我面临的是生存的危机，也许比她更可悲。

“你想好了吗？要不要回去和老公商量一下？”

“不了。”我突然无比坚定起来，雷溪溪说得对，家庭和社会一样势利。如果我真能拥有每月一万元以上的收入，而且还不包括小费，那好脾气一定会重新回到丈夫身上来的，我家庭女王的身份一定也会得到恢复。“我已经考虑好了，你定个时间吧。”

雷溪溪两眼发亮：“你总算开窍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夜长梦多，有很多人给她介绍伴游呢。就定在明天中午吧。那个亿万富翁叫裴克，你就称呼他裴先生吧；那个金丝雀叫高少韵，你就称呼她高小姐吧。”

天哪，事成之后，雷溪溪能拿到多少回扣，让她如此兴奋。

告别雷溪溪，我发现夜已经这样黑了。在遇到雷溪溪之前，我感到夜晚不过就是一片黑暗罢了，不过就是一段特殊的、必须去睡觉的黑暗时光罢了，可现在我却感到夜晚是那么神秘可怕而又凶险。我将要去从事一种全新的、对我而言是带侮辱性质的职业，它像一个堆满金币的陷阱，大张着嘴巴迎候着我，跌进去，是福是祸就难料了。

当我到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丈夫时，我看见他的脸仿佛是出梅的季节一样，充满了阳光。我悄悄地落泪了，泪水悄无声息地滴落在他为我倒好的洗脚水中。



第二天,天气好得出奇,天空中流溢着几条宛如毛刷曳出的白云。好天气和昨夜丈夫那久违了的温存使我那一度被压抑的欢乐心情重新涌回心头。我看见雷溪溪时,晴朗的天气也使她容光焕发,加上她穿了一件鲜艳的上装,也不显得瘦得吓人了。牛仔裤不是紧身的,所以也看不出双腿是芦柴秆型的。

看见我,她亲热地挽住我说:“伊宁,你今天的打扮很适合你的气质,这套米色的长裙套装让你看起来既脱俗又年轻,很迷人,处处流露出秀气,很像歌德笔下的弥浓。”

雷溪溪的赞美让我如饮甘露,我问她:“我们现在就去高小姐的住处吗?”

“当然不是了,你还没有通过面试呢,怎么能随便进出她的‘府邸’呢。我们先去吃午饭,他们请客,在红房子西餐馆吃饭,我们现在过去正是时候。吃西餐你会吗?他们最主要只是想从吃饭看出一个人的素质。”

我在和丈夫谈恋爱的时候常常吃西餐,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件难事,但是这样的做法多少让我心中感到不舒服,我知道